

「日本通」王芃生的感情世界（續完）

鍾楊瑞先

龔德柏講演能賣票

龔德柏與王芃生有很多共同處：都是湖南人，都在日本多年，都瞭解日本，也痛恨日本，也都口誅筆伐做反日工作。所不同的，王芃生到東京帝大深造過；也到過歐洲，性情比較斯文些。龔德柏生在湘西，又在日本八年，很自負。但是龔先生一直苦心刻意反日愛國，在重慶曾在抗建堂演講，而且賣門票；票價相當當時的電影票價。

抗建堂相當於臺北市的中山堂，是開會或放映電影的場所。龔先生以湖南國語，大聲疾呼，要抗戰到底，日本一定會失敗投降。他有一張世界大地圖，被他鉤勒多處；他分析日本在節節後退，不久可回南京吃月餅。

在抗戰時重慶各界求知風氣很好，人們情願買門票，去聽演講。

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

戰時首都重慶，有一個特徵，山多、霧多。各機關門口，雖然有衛兵，或傳達室，然而不掛

機關名稱，大概怕漢奸，或日本人奸謀窺視。蔣委員長官邸在上清寺，不足一華里之遙，就是王芃生的辦公室漁村。漁村在嘉陵江旁，有座比較大的防空洞。警報一發，芃生往往携一卷書，在微弱的燈光下，看他的「小韻府」準備作詩、填詞。有人說：中國人作詩、填詞，往往如外國人打網球，換換氣氛，緩和一下緊張情緒。王芃生不看「小韻府」就其他的書，已經對讀書發生了興趣。記得張潮有文：

「少年讀書，如隙中窺月。
中年讀書，如庭中望月。
老年讀書，如臺上玩月。」

如果一個老年人，頭腦不糊塗，至老年讀書，心領神會，所見一定不平凡。皓首窮經，也是人生樂事。

疏散下鄉的中三怪

王芃生鑑於日本飛機頻頻轟炸，就決定將第三組，亦即資料組疏散下鄉，在重慶通往北碚路上陳家橋，把鄧家祠堂租下。第三組組長羅堅白曾經留學日本，在北方為張大帥做過情報處處

長，長得高大英俊，一看是精明相。組下分幾科。羅堅白在鄧家祠堂左邊租下牛欄，然後他繪圖，找工人建了座兩層的小樓閣，經濟實用。他鬼點子多，抗戰末期忽發奇想：想印製淪陷區的錢。他說得好：「擾亂敵偽金融，套取淪陷區物資。」他教人印的偽鈔，也許是流出去用了一點，後來王芃生知道了，蔣委員長也知道了。趕快令羅停止印刷，並且議處。因為「君子愛財，取之以道。」「以德服人謂之王道。」何必以卑陋手段對付淪陷區的人呢？羅是第一怪。第二怪人是龔德柏，大家都知道，他脾氣暴躁，但是很愛國。第三個怪人是余如愚，是湖南常德人，曾經以「勤工儉學」留學法國，做事豪放不拘小節，但是有擔當。余如愚擔任湖南澁浦縣長以前，久聞澁浦有一黑社會領袖，勢力很大。到任第二天一早，余如愚即帶手槍前往，他到門口即指名找人，那黑社會大哥應聲而立於門前，余如愚即開槍射擊，將那「大哥」一槍打死，省政府下令「永不錄用」。然而抗戰時「需材孔急」，余到重慶，又被王芃生所用，芃生看他勇氣不凡，請他做「研究專員」。不久派他與鍾國元同往湖南

（完續）界世情感的生芃王「通本日」

工作。

如愚不愚襄助大捷

余如愚果然不負王凡生所望，策動濱湖七縣，助國軍守土保鄉。民國二十九年秋天，在重慶攜帶三臺手搖式發電機，及發報機出發；發電機長寬不及一尺，如遇無電地帶，雙手猛搖發電機，可以發電，而且可以發電報。另外也帶有密碼本，準備萬一湖南淪陷，余如愚、鍾國元即留下工作。湖南人個性强悍，不甘心受日本人宰割。余如愚及鍾國元，設法聯絡濱湖七縣紅幫大哥們，請他們聯絡在幫弟兄們，尤其是船老闆們，注意日本人及漢奸行動；如果有些風吹草動，大家要齊心抗日啊！袍哥們聽大爺、大哥們的話，比聽父母的話還要緊。長沙一位高大哥，一拍胸膛，答應往濱湖七縣向袍哥聯絡。袍哥一聲令下，誓死支援國軍。

日本人用田中奏摺，以為三個月，頂多三年可以滅亡中國；結果到民國二十九年，侵華戰爭三年已過，中國愈戰愈勇，日本陷於泥淖。索性於二十九年五月上旬至五月下旬，在華中湖北一帶，做猛烈之攻擊，張自忠將軍殉國。二十九年十一月，日本又以五個兵團之兵力，進攻湖北荊門、當陽。當陽，是漢水入長江處，自古是古戰場，關公曾在此作戰，張飛大吼一聲，將橋震斷。此次日本進攻，我軍猛擊，日軍遺屍五千多具，倉皇後撤。

民國三十年一月上旬起，日軍以十五萬大軍攻豫南，被我軍擊退。三月十五日又進犯江西，

經十七日激戰，日軍突圍而退。是我國抗戰四年來的空前勝利。

民國三十年八月下旬，日本秘密集結陸軍十二萬多，軍艦二十多艘，飛機百多架，徵民佚十多萬，由湘北向長沙猛烈進犯，企圖打通粵漢鐵路。

我們最高當局知道日軍奸謀，痛予圍剿，這是第二次湘北大捷。這時日本首相是東條英機（二次大戰結束後，東條英機被判絞刑。）湘北第二次大捷，充分表現湖南人的饒勇善戰，寧死不投降，軍民又肯合作。後方歌聲嘹亮讚美湘北大捷：

「洞庭、鄱陽揭大波、揭大波！前軍已過新牆去！後軍紛紛渡汨羅！」

金華度歲魚肉一鍋

龔先生吳先生與鍾國元奉王凡生指示，在湖南長沙設電臺後，要攜帶二架電臺赴浙江，惟恐浙江淪陷後，無法通消息。臨行前找湖南工友一名，以備差遣及燒飯。

來到浙江省金華縣，這是水陸碼頭，雖然日本人已佔領杭州，但金華尚是一片繁榮。警報常有，人心士氣高昂；日本人越炸，人們越恨。敵人暫時佔領我們土地，但佔不了人心。

鍾國元與龔吳二先生於他鄉度歲，爲了排遣寂寞，借了一副牌，打起麻將牌來。老周問：「菜怎麼做？」國元答：「一起煮了嘛！」

結果開年夜飯一看：一隻火腿、一隻雞、一條魚、一個蹄膀，用一大鍋煮在一起；真是奶奶一桶粥，祇好撈起來慢慢吃，吃了好多天。

終於將電臺及密碼交付給兩位浙江籍的外勤同志，囑他們注意日本動向，萬一浙江沿海淪陷，也要設法用手搖發電機與所中電臺聯絡。在浙江停留一月餘，龔吳及鍾國元，迴返湖南長沙。

投奔漢奸實際策反

鍾國元返回長沙後，發現一個政治小風暴。發現當時的「株潭警備司令」唐天德有漢奸嫌疑，而將逮捕。原來唐天德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，名字叫唐炳初，不幸被日本要脅做湖南平江「維持會會長」；當時駐平江軍長夏楚中，就將唐炳初逮捕。其子唐天德聽到風聲恐有牽涉，便躲到鍾國元處，深夜傾談，發現唐天德非常愛國。自比其父如鄭芝龍雖然投降滿清，但鄭成功仍是愛國不敢後人。

鍾國元考慮再三，如此躲下去也不是辦法。心中忽生一計：不如將計就計，設法掩護他到淪陷區漢口去，投奔漢奸唐炳。唐炳正在漢口，唐炳一定會給唐天德一官半職，然後策反；也許將僞軍帶過來，參加中央抗日行列。果然唐天德不負所望，按計行事，不久帶僞軍約五千人投効中央，也洗刷他漢奸嫌疑。在湖南一年多，余如愚與鍾國元返重慶。

預言珍珠港之事變

民國三十年，王凡生已四十九歲。我國單獨

浴血抗戰四年了，死傷軍民無數。外國正義人士、記者，不斷報導日本軍閥以飛機大砲轟炸我不設防城市，是國際公法所不允許；並且使用毒氣、達姆彈，有照片為證，中彈的士兵，腿腫得如水桶；不切除腿即死。都是國際公法所不允許的。有正義感的記者稱：「美國運鐵砂、棉紗給日本，無疑是助桀為虐，幫日本打中國人！」美國是個民主國家，終於向日本忠告：「停止向中國進攻，否則不運鐵砂給日本。」並且希望日本四十八小時之內答覆。日本不但不答覆，且悄悄進兵，戰艦向東啓航。

誰都想不到日本膽敢進攻美國，同時打香港。但是王凡生預測到了，據情報顯示，幾艘軍艦向東航行，一定是日本進攻美國太平洋基地，籲請美英各友邦注意；此一情報供給重慶各駐華使節，他們置之一笑，以為誘使友邦出兵抗日。結果不幸而言中，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美國海軍基地夏威夷珍珠港受日本重創，時間正是週末。日本從「九一八」事變，習慣在星期五晚上出兵，趁人精神鬆懈，不加戒備。據說後來美國送王凡生一個銀盤子，以表示感謝。日本進攻珍珠港三週前王即知此事。莊萊德大使深佩我國情報準確（當時莊正任美國大使館秘書）。

緬甸吃緊三夜未眠

民國三十一年，重慶軍民振奮，因為盟軍參加作戰，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先總統 蔣公介石元旦在廣播時說：抗戰已邁入新階段。在這一天，中、美、英、蘇、荷等二十六個國家，在美

國華盛頓簽訂二十六國共同宣言，一致對軸心國共同作戰。絕不與德、意、日單獨講和。

蔣委員長是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。三十一年一月五日，長沙傳來湘北第三次大捷，殲滅日軍五萬多人，勝利之曙光閃耀！

三十一年元月起，日本正謀劃攻打緬甸。因為日本輕易攻陷了香港，又佔了新加坡，脅迫泰國投降，又移師南下印尼。日本自認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大以為「武運長久」「戰神永佐」他們侵略。我們滇緬公路不能讓日本切斷，不然許多外來軍火、物資，怎能運往大後方？

王凡生探知日本要瘋狂進攻緬甸時，焦急得三夜未眠。一方面收集各地來的情報，再方面要提供蔣委員長之策略，撰寫報告，三日夜未能安眠，眼睛疲倦，就擦薄荷冰；餓了就吃花生米，有時連圖釘一起咬；咬得鮮血淋漓，再把圖釘吐出來。重慶土製香煙，有時正着抽，有時倒着抽，嘴巴抽得烏黑，眼睛熬夜紅紅的，黑夜畏寒，擁一小炭爐，書生報國，其苦如此！

果然王凡生研判正確，最高當局派裝備精良的新一軍、新六軍入緬，與英美友軍共同抗日！

五百志士頑強嚮立

國際問題研究所，直屬軍事委員會，也就是軍事機關，內勤外勤共五百餘人，待遇不高，有時外勤人員，幾個月未收分文，然而愛國不敢稍懈。

大家都知道：如果不奮勇抵抗，日本必滅亡中國，必定滅亡我中華民族，這是民族生死存亡

的戰爭。

王凡生邀請李萬居在研究所做港粵主任；李萬居又邀請其留法同學黃維揚擔任刺探軍情。

黃維揚原籍廣東，在越南有一龐大家族。本來黃維揚在西貢做生意，是一位瀟灑公子哥型的人。當李萬居邀請他，在越南設法提供日軍動向情報時，黃一口答應。自此日本軍官經常出現的高級咖啡館，黃維揚也去。黃到過日本，有語言天才，所以提供了不少情報。

後來被日本人懷疑，將黃維揚逮捕，猛打黃維揚，把一口牙都打鬆了，鮮血直流，黃也不吐露出賣密碼之情形。日本投降被放出，得了一張國民政府褒揚令。

一如文藝作家郁達夫，平日被認為灰色作家，因為他文章很少提到愛國的事，可是抗戰了，他在南洋從事反日工作，結果被日本憲兵害死。

中華健兒揚威海外

果然不出王凡生所料，日本進兵緬甸，希圖切斷滇緬公路。我國派新一軍、新六軍馳援，後來又派青年軍遠征。抗戰末期，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，青年學生迅速響應：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有很多大學三年級學生，自大學退學，到緬甸、印度做翻譯官，也蠻神氣。

中華健兒上了戰場，吃苦負責，站衛兵沒人來接班，就是站五六個鐘頭也不離開崗位；不像小老美，看看手錶，時間到了，就自動退回營房休息。中華健兒，有很多次解救英軍紀錄。

滇緬公路在日軍攻佔後，我軍又打通中印公

路。在緬甸作戰時，不斷發現諸葛亮的廟，及有關諸葛亮的遺跡！所以對他出師表：「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」。考證之下可能已經到了八莫；因為「八莫就是不毛。」

遠征軍在印、緬充分發揮力量，向緬北反攻，節節勝利；太平洋美軍也反攻，歐洲盟軍也開闢戰爭。德、意先露敗像。三十三年蔣委員長參加開羅會議與羅斯福、邱吉爾會商遠東大計。

預言八月日本投降

在將近勝利時，王芃生忽然血壓升高，住在江北醫院療養。一度上辭呈辭職，最高當局慰留。芃生忽又預言日本將於八月上旬投降，大家又以為隨便說話。

八月六日美以原子彈炸廣島，日本人死傷十五萬多人；八月九日又炸長崎，死亡七萬多人。當八月十日傍晚，重慶發號外，燃點鞭炮，知道日本天皇下令日本軍隊放下武器向當地盟軍投降。

戰後寂寞的王芃生

日本軍閥投降了！全國軍民狂歡。但是抗戰到處講演的王芃生，忽然寂寞了！駐日代表團團長是位朱先生，不是他；而且國際問題研究所奉命撤消或歸併。想併軍令部，軍令部不要。想併外交部，外交部也不收。

他好像鬪牛騎士，蠻牛殺死了，他也虛弱無力了。

他又像鬪雞的勝利者，但羽毛也凋零了！

在重慶，曾家岩漁村仍留一個辦事處。南京也有一個小辦事處，由潘世憲駐守。

王芃生又上簽呈，希望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為一個永久機關；彷彿曾蒙最高當局批准，由邵毓麟先生接棒。

安撫日僑遣送回國

政府並未忘記王芃生，要他到各地日僑遣送回國前，去安撫一番。

王芃生操他流利東京音的日語，勸日本人好同日本去，回家鄉從事各種行業，蔣委員長寬大為懷，認為中日是兄弟之邦，再不要有血腥戰爭！

鞠躬盡瘁死而後已

因為到天津及各地南北安撫日僑，在他們上船前對他們說話，本來血壓高的他，竟一病不起。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，由北平乘飛機到南京，尚有一護士跟隨。下飛機後，潘世憲在飛機上談了兩小時話，晚上忽然發病，護士小姐出外訪友，車子也被借走。臨終前祇寫：

「國研所改組事……」筆一丟，撒手人寰。享年五十四歲。

他有兩個兒子，一為養子哈日；一為親子幼芃，由賢英夫人帶到美國。

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各大報紙爭相登載王芃生去世消息。南京各界為王芃生舉行一莊嚴隆重的追悼會。

葬於南京郊外小白龍山上，墓穴形似墨水瓶。

，墓標有如筆桿。象形他一生「文章報國。」

政府明令褒揚，遺物最多的是書，因為曾執教沙坪壩中央大學，所以很多書都捐贈中央大學。

活人上轎死人上山

我們中國有句老話：「不要看活人上轎，要看死人上山。」意思不要看活人得意一時，耀武揚威，要看他去世後人家對他的蓋棺論定。

王芃生因長得矮胖，又留一撮小鬍子，人家叫他為「中國的土肥原」。日本的土肥原賢二結果如何呢？

在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十月十二日，日本的松井、武藤章、土肥原賢二、東條英機、木村兵太郎、廣田弘毅、坂垣征次郎七個人，被判大戰犯，被判死刑；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在日本東京、巢鴨監獄執行絞刑。

南京大屠殺戰犯谷壽夫，則在南京雨花臺執行槍決。

如果王芃生去世有靈，知道那些戰犯得到報應，也許可以含笑九泉。

他一生愛國、愛家，尊師、敬友，他的感情世界裡，充滿着熱愛，與自我的抑制及犧牲精神。

後記：三十多年前，以曼池筆名寫些短篇發表；前幾年為舍親李萬居寫傳，親友謬獎，說寫得還可以；又鼓勵為舍親王芃生寫傳。有些地方不好下筆。每寫篇稿子，我好像脫一層皮似地難受，大約是才能低劣，心理負荷太重。此篇從溽暑寫至隆冬，同時我仍在濫筆執教，忙上加忙，草草完篇，請多原諒！